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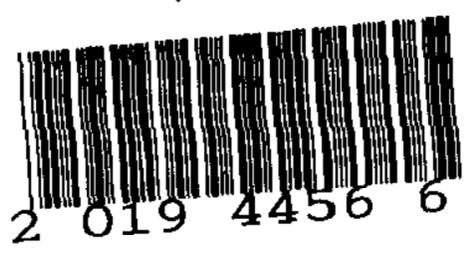
# 陰陽新論

顧文炳 著



字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  
主於子中陰於午中陰於午中陽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睽  
豫 小過 解 恒 震 豐 歸



-371

# 阴 阳 新 论

顾文炳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阴 阳 新 论

·顾文炳 著

---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5,000 开本：850×1168<sup>1</sup>/<sub>32</sub> 印张：5<sup>1</sup>/<sub>4</sub> 插页：4

印数：      精装：1—1,200  
            平装：1—2,50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俞晓群 刘瑞武 孙明晶

封面设计：沈 放

---

ISBN 7-5382-1875-0/C·118

平装定价：4.50 元

精装定价：5.80 元

# 目 录

<b>第一章 开天辟地话阴阳</b> .....	1
第一节 阴阳新说.....	1
第二节 淮南神话的启示 .....	13
第三节 河图洛书发微 .....	16
第四节 “阴阳气数”概述 .....	20
<b>第二章 阴阳八卦说</b> .....	26
第一节 “阴阳”与“八卦” .....	26
第二节 “周易思维”与筮法 .....	31
第三节 宗周的忧患意识与八卦术数 .....	36
第四节 经邦论治，变理阴阳 .....	42
<b>第三章 阴阳五行说</b> .....	47
第一节 “洪范九畴” .....	47
第二节 帛书《五行篇》 .....	51
第三节 邹衍与阴阳五行学 .....	56
第四节 京房阴阳灾变辨析 .....	60
第五节 扬雄与《太玄经》 .....	65
第六节 “阴阳术数”纵横谈 .....	69
<b>第四章 阴阳气化说</b> .....	75
第一节 阴阳相待论 .....	76
一、尊阴贬阳说 .....	76
二、尊阳卑阴说 .....	79
三、阴阳两行说 .....	82

第二节 阴阳气动诸说 .....	85
一、“阴阳相类”机动说 .....	85
二、“阴阳相感”天统说 .....	88
三、“阴阳自生自动”说 .....	91
第三节 阴阳气化运动诸式 .....	95
一、阴阳相荡，相求相制 .....	95
二、阴阳相兼，错综无穷 .....	97
三、精余激求，泄乘施结 .....	101
四、阴呼阳吸，谓之太和 .....	104
<b>第五章 古代自然科学与阴阳</b> .....	<b>110</b>
第一节 古代天文、律历学 .....	110
第二节 古代数学与炼丹术 .....	114
第三节 古代物理学与生物学 .....	119
第四节 古代医学与人体学 .....	124
第五节 古代建筑学 .....	128
<b>第六章 阴阳全息有机论</b> .....	<b>133</b>
第一节 阴阳的“离合”与“一体”说 .....	133
第二节 阴阳内涵的阐发 .....	137
一、动静相因 .....	138
二、刚柔相迭 .....	142
三、清浊相形 .....	145
四、屈伸相移 .....	149
第三节 阴阳与五行的有机关联 .....	153
一、阴阳、五行互交互补 .....	156
二、阴阳、五行的时空变序 .....	156
三、阴阳、五行的有序性与协调性 .....	157
第四节 对生命与时空复合新探索 .....	155

## 第一章 开天辟地话阴阳

### 第一节 阴阳新说

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与阴阳气化学说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无不渗透“阴阳”思想。由“阴阳”组成的“太极图”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徽号，在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阴阳”连用，见诸文字记载，《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在公刘时代，周族的农业已经很发达，测量技术广泛运用。这里的“景”、“度”皆是指对土地田亩的测量而言的。可见“阴阳”在农业上的应用，是有悠久历史的。

西周幽王二年（公元前 780 年），三川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周朝太史伯阳父，对地震原因进行解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国语·周语》）西周时，“阴阳”的内容，已经很丰富、深刻了。它的包涵性，适从性，已进入了哲理概括的范围。“阴阳”两种自相矛盾、对待的“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阳”为“阴”所镇压，迫使它不能上升，而丧失了自己的处所。“阳”为了突破“阴”的包围，于是便暴发地震，使自己发泄出来。“阴阳”已经作为两种“气”的形态，用来广泛

深刻的解释自然界的现象；而且还从由地震产生的自然现象，推及西周要灭亡的社会现象，这种广延的解释能力，是“阴阳”内涵逐渐丰富与哲理化的显现。“阴阳”作为范畴，在殷、周时代，已渐趋于形成。

不见于文字记录的“阴阳”徽号，出现得更早，瑞典远东博物馆藏有六千年前的双耳采陶壶，上面画有“双龙古太极图”。我国故宫博物院中，藏有商代青铜簠与春秋中期的曾伯猗铜壶盖上，都铸有“双龙古太极图”的花纹。再有在 1986 年，美国考古学会，展览出一件亚里桑那州出土的古印第安人的钵，画有《易经》中的卦爻，与中国河南省半坡文化出土物中的刻划纹状完全相同。证明古印第安人本是中国西北部民族，于冰河时期结束后，从白令海峡，来美洲定居，把东方的阴阳八卦文化，传入美洲。

古代历史上尧、舜传说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国家机构开始形成的时期。“阴阳”学说的兴起，与这个时期也有密切的关系。《通志》的作者郑樵曾经说过：《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 阴阳兵象 而统之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 长育止杀 而统之以气。”《乾坤》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 山川云气 而统之以形”。“八卦”的创始 表示“结绳”而记时代的结束，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以符号体系为主体的崭新时代。

郑樵之说，曾受到群儒的反对。但“阴阳”之说发端于上古时代，这种事实是泯灭不了的，有许多实物和文字可以证实的。

现藏瑞典远东博物馆的“双龙古太极图”陶钵，是从伏羲故土甘肃省天水附近的永靖地方发掘出来的，测定年代为六千年左右，也正是中华文明的上古时期。以后，如此图形的陶器、铜器也间有发现，这当然是“阴阳”观念发端于上古的有力证明。

而且，盛行于原始公社，氏族制解体，奴隶制国家逐渐形成

的虞、夏时期的《连山》：“君臣民物 阴阳兵象”也是合附历史事实的。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形成，可能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交替时期，在这一个时期里，“君”、“臣”、“民”、“物”（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称作会说话的工具，失去了人的权利，被视作物件）。奴隶制名分逐渐确定。同时，各部族、氏族之间长期频繁的械斗与争战。如华夏族黄帝与苗族之间大规模的战斗，打得极为激烈。所以“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这句话概括当时的历史，很恰当，并非是臆想之说，是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近年来，在陕西岐山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等处，出土了大批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卦画大多由数字组成六画；也有三画、四画、五画数字组成的卦画。这可能是《史记》所说的“象由数生”的根据。就此而见，文王重卦的论断，也未必精确，重卦的形式，还可追溯到虞、夏时代，甚至于更远。那么“连山”、“归藏”、“周易”、“皆八而八为六十四”的说法，也可以得到验证了。

从“阴阳”观念的起源，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认识到目前几点：

（一）“阴阳”观念起源于“绳石并用”的时代。《文子》书中记有：“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寝绳，杀秋约冬”。传说中的伏羲氏，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绳石并用的时代。人们掌握制造绳索的技术，并广泛运用于生产实践，生产力的发展，飞跃了一大步。用绳索织成的网，更便于捕捉禽兽与鱼类。生产方式的进步，人们能获取大量的肉类、鱼类，也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方式。“结绳而治”促进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与思维能力的增强。“八卦”的来历，也可能受启于绳索上的结头。--（阴），一是打了结的绳索；一是不打结的绳索。正是由于最简单的符号形式，复合

演变出复杂神妙的“阴阳”体系。

（二）“阴阳”观念，最早也可能是在军事领域中展开的。所谓“阴阳兵象”，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形成，其间，经历了大小千百次的械斗、兼并战争，火并了周围部落、氏族而逐渐形成的。“阴阳”辩证法思想，就是在最严酷、最复杂、最迫切的战斗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因为军事上的成败，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部落、氏族全体人员的命运。而且时间是短暂的，多则两、三天，少则几个小时、几分钟，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因此人们必须用现实的姿态作出回答，决不允许有半点的虚妄与迟疑。“阴阳”观念，也有可能发源自宗教，但宗教信奉的是唯心论与命定论；命定论与唯心论，决不能展开如此多姿多态，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中华民族，在军事理论上所达到的高水准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的。古代军事学说的精髓是“阴阳”思想，《孙子兵法十三家注》中，孟氏说：

兵者，法天运也。阴阳者刚柔盈缩也。用阴则沉虚固静，用阳则轻捷猛厉；后用用阴，先用用阳；阴无蔽也，阳无察也。

阴阳之象无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则应杀而制物，兵则应机而制形，故兵法天。

军事上的要领，是“应机而制形”，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出各种不同的作战方针，随机应变，“阴”、“阳”兼施。“阴阳之象无定形”，行军之势，亦要神鬼莫测。“阴阳兵象”也就是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起着总枢的作用。

军事上实事求是与果断决策的作风与宗教迷信思想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据史册记载，姜子牙征殷，汜水之渡，“焚龟折蓍”取得牧野决战的胜利。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说的是勾践放弃了占卜活动，而终于战胜强敌吴王，成就了天下

的霸业。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占卜活动，破除了迷信思想，正确地运用了军事上的“阴阳术”思想，“尽其阳节，盈吾阴节，夺之以利”。取得战争的胜利。宗教占筮只能坐失战机，误人误国。

（三）“阴阳”作为古代一对基本范畴，也受到一种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它们理解为两种独立形态的实体。“阴阳离合论”是这一观点的典型说法。“阴阳”思想的发展，经阴阳八卦、阴阳五行、阴阳气化几种形式的演变和汇合。其间“阴阳”范畴的含义，也有所变化与丰富。唐宋以前，“阴阳离合论”一直占有上风；唐、宋以后，“阴阳一体论”占有主导地位。待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达到这个学说的最高水平。“阴阳气化”思想，是古代“气一元论”的中枢部分。

“阴阳”作为一种概念来说，有它的共同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对于作为基根范畴的“阴阳”应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它的本质属性。但是在各领域、或各时期的“阴阳”，都有它们的特殊性，应随从它们的具体条件进行具体的概括。因为在各种领域里，“阴阳”都有它们所代表的具体内容、方式结构、表述方法等等。而且对各个时期“阴阳”也有不同的内涵。

譬如中国医学中的“阴阳”。“阴”是指人体的物质机体；“阳”是指人体的活动机能。在古代的炼丹术中，“汞”象征为白虎，称之为“阴”；“硫”象征为青龙，称之为“阳”。在数学中，“阴阳”指的是“偶数”与“奇数”。历律学中的“阴阳”指的是“秋冬”与“春夏”。政治上的“阴阳”指的是气运上的“衰”与“盛”。军事学上的“阴阳”指的是战争中的“劣势”与“优势”……。

所以在每门具体学科中，“阴阳”是有具体内容的。而且它们具体的构架方式也有所不同。如医学上的“阴阳”采用三分法：“太阳”、“阴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其他的一般采用两分法。从古代各门具体学科来说，“阴阳”的含义复杂又

丰富。从“阴阳”基本范畴的含义来说，“阴阳”的对待、统一、变化，组成了“阴阳”内涵的三个层次，而且这对任何“阴阳”的概念都可以适用的，这就是所说的“阴阳”概念的共同性。也是它本质性能的总概括。

“阴阳离合说”的渊源是很早的，大概起于“阴阳”思想发端的时期，各类古代典籍上相说都同：浑元之气的剖分，清阳的为天，阴浊的为地，再演化为“四时”和“四方”。这就是常说的“阴阳两分”思想。从“阴阳两分”说来讲，《易传》最具典型意义。《易传》中说（太极生二仪（阴和阳）两仪生四象（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生八卦，八卦再生六十四重卦。

早期的“阴阳两分”说，是一种升降说：轻阳上升为天，重浊下沉为地。这种说法可能受盖天说的影响。到了唐、宋时候，“升降之说”有了变化，最典型的是朱熹的“中浮说”。他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之时，阴阳二气像两个大磨盘，磨盘转个不停，磨出了许多渣滓，轻阳者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天空、日、月、星、辰；重浊之气凝结在气团中间，成为地。朱熹所说的“地”是浮在气团中间的。他的说法是受“宣夜说”与“浑天说”影响的。朱熹对阴阳气化学说观念的改革上，是卓有影响的。由此为“阴阳两端说”取代“阴阳离散说”奠定了理论上的依据。

“阴阳离散”说，有一个明显的表识，就是以尊卑论阴阳。“尊阴卑阳”说，可能是原始社会母权制的产物，在春秋时期也流行过一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聃，他的主旨是贵阴柔而轻阳刚，著有《道德经》一书，“柔弱胜刚强”是该书的总纲，说的是守柔雌退之道。这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小国图存”，一种社会现实经验的总结。“尊阴卑阳”之说主要见于《易传》与《春秋繁露》，目的是宣传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及君阳臣阴；父阳子阴；夫阳妻阴，封建伦

理纲常思想。而且，还把这类思想，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形式，凝固起来，成为支撑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但是无论“尊阴卑阳”说，或是“尊阳卑阴”说，都是割裂了“阴”、“阳”之间的联系性、转化性。称道“阳”是绝对的好；“阴”是绝对的坏，或是“阴”是绝对的好；“阳”是绝对的坏。这样，无形中把“阴阳”都导入绝对相待的局面。绝对相待，并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在这里，关键是要承认矛盾双方的对待与统一；在于承认辩证的否定与矛盾的统一。“以尊卑论阴阳”必然会导之形而上学。

我国古代的阴阳思想，有一个显著的演变进程：在唐以前，“阴阳离合”说，占了主要地位。自唐开始，“阴阳一体”说，也可以称为“阴阳两端”说，这种观点开始抬头。如柳宗元所说：“合为三者，一以统同”。这里的“三”，指“阴”、“阳”、“天”三者，都统一于“元气”。“元气”才是“阴”、“阳”、“天”三者相反相成的统一体，离却了“元气”便无所谓“阴阳”。三者共存在于统一体之中，不能相离。“元气”是一个“阴”、“阳”参错相合的实体，阴阳附着于“元气”，结成不可分离的整体。当“元气”缓慢的吹动，便造成炎热；当“元气”迅疾的吹动，便成为寒冷，这就是所说的“阴”、“阳”二气“呼炎吹冷”相反相成互相作用。其实都是“元气”在起作用，阴阳不过是“元气”运动的两种方式而已。

柳宗元的“阴阳”说，已经具备了“元气”物质实体的性质；阴阳不过是出于“元气”自身矛盾运动的模式。总之，在这里清楚说明了“阴”或“阳”，并不能脱离“元气”而独立存在，它们只能依附于“元气”，是“元气”矛盾运动的两种不同形式。

北宋的张载把“阴”、“阳”看成是一气的“两端”。“天地变化，二端”分天分地，也不过是“一气”的“二端”。所谓“二

端”包涵的意义是很广泛的。各有不相同的“二端”：有以“体”分阴阳；有以“性”分刚柔；有以“势”分为屈伸；有以“力”分为刚负。还有的以“空间”分为大小，“位置”分为上下、左右。作为元气“两端”的阴阳，“其感也无穷，其应也无尽”。既然以无穷无尽的形式相感应，感应的结果又是无数。那么，阴阳两端的参合，也就无数可纪。由阴阳两端参合而生的万物，通过情性、形象、声色之种种属性，而显露出万不相同的形象。张载的“感应说”，摆脱了“由数生象”的形而上学思想，对万物的生成，提出了合理的看法。

“阴阳离合”说只能触及阴阳二气间分离与参合的形式问题，不能深刻揭示阴阳之间感应变通的实质内容。张载的“两一”说，来自于“阴阳一体”论。他既看到“阴阳”是“两端”，又把“阴阳”视作为一物、即一阴一阳的对待统一物。他把“气化”看做是“一物之两体”；“两体”实际上是“一气”的阴阳两端。“感即合也……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两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横渠易说·说卦传》）

张载所说的“感”是指阴阳两端的互相感应、影响、作用。阴阳的矛盾统一于“一气”；同时阴阳矛盾又能得以发展，“相感而利生”。有阴阳之感，才能气化，而气化相通，“以异而应”。感应相通，致使“阴”、“阳”的和合。同时还认为，天地之间“独阳不生，独阴不生，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相兼之妙也。阳极必阴，阴极必阳，此相制之机也。欲一于阳，一于阴，必不可能。”（《张子正蒙注·太和》）所以，阴阳感应，必须在“一气”共同体中进行，阴阳二气分离了，就失去感应的基础。也就是所说的“一于阴，一于阳，必不可能”。是不能够实现的。

而且，阴阳气化的形式，也不是简单的“离”与“合”。它内在的实质是“化”与“变”，“气有阴阳，推行而渐有化”。“阴

阳”的推行连绵不绝，形体与名谓都不发生突然变化的渐进形式，称之为“化”。“变言其著者”，与“化”不同的叫“变”，则是一种速度快，名、体各殊，在现象上亦有显著的变动。“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了”。在这里“化”是一种渐变、量变；“变”则指骤变、质变。张载对“阴阳气化”思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理学大师朱熹，亦是“阴阳一体”论者，他把气化分殊的道理用于阴阳两端思想。“天地之化，……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朱熹所说的“阴阳二气”相待、“相合”、“交感”等运动，都是在“一气”的共同体中进行的。

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

（《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朱熹的“阴阳一体”思想，它的二气相待，二气中又各自有阴阳相对，“二又各自为对”而两端之中又各有相分。“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朱熹发挥了王安石“耦中有耦”的观点，认为“一分为二”是一个永存不息的命题，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熹的“阴阳两端”思想，丰富了气化运动的理论。他看到了阴阳二气“相合”、“交感”同一的一面。认为，阴阳是“一气”本身所蕴含的，是气化运动的不同形式，他说：

大抵阴阳只是一气，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非只两物相对也。

（《朱子文集·答杨元范》）

他认为“气”做两个看，是分阴分阳；做一个看，只是“一气”的消长。朱熹的“阴阳两端”论，说得最也明白不过。

与朱熹同样，王廷相的“阴阳”论虽也主“二分之法”，不过他也不是“阴阳离合论”者，而是“两端论”者。王廷相的“两

端思想，精于对“阴阳”分类的研究。

他对阴阳的“形”、“气”有四方面的规定，就是从“形”、“气”、“总言”、“极言”四个方面，对“阴”、“阳”进行规定。就“形”而分，像有“天地”、“男女”、“雌雄”之类别；就“气”而分，像有“寒暑”、“昼夜”、“呼吸”之类别；总而言之，凡属于“气”一类的，都属于“阴”；凡属于“形”一类的，都属于“阳”。极而言之，凡是有形体的以及氤氲芴苍之气，可以看得有形象的，都可以属为“阴”，之所以变化、升降、运动、飞扬之不可见的，都属于“阳”。这是王廷相在《慎言·道体》中所规定辨别“阴”、“阳”的原则。

王廷相对“阴阳”的四个层面，从“形”、“气”、“终”、“极”，进行的分类：从“形”来说，天地、男女，以及牝牡雌雄之分，具有相对性的事物，皆可分为阴阳。从“气”来说，“寒暑”、“昼夜”、“呼吸”的更替，具有时间转换性的过程，亦可分为阴阳，亦可看出，“阴阳”是“一气”流程中的正反相续相连一体的部分。从总体而言，凡属“形气”的东西都属阴；凡属“气”的物质，都属阳；极终而言，凡属有形象的为“阴”，无形象的，其运动、变化皆不可见的为“阳”。

这样精细的阴阳分类，在古代也是少见的。在原则上起了澄清当时阴阳观念不清的现状，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王廷相在开拓阴阳研究方法方面，是有贡献的。

王廷相在阴阳构架上，反对“三分法”，主张“二分法”。“天地也，阴阳也，牝牡也，昼夜也，不可以三者也。”（《慎言·五行篇》）认为“二而一”互相统一。“阴不离于阳，阳不离于阴，曰道。故阴阳之合，有宾主偏胜之义。”（《慎言·乾运》）王廷相虽然强调“二分法”，主张“宾主偏胜之说”，但在“阴阳合和”的观点上，也有新颖别致的论述。

阴阳的对待统一，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应有它主导的一面，丝毫不能有任何夸张不实的地方。“阴阳”的本性在于“合和”，一切对待中的“相仇”、“相斗”皆在“合和”的前提下进行。当然，“合和”中也有强制的一面。在王廷相的著述中，有许多“阴挟阳”、“阴遏阳”、“阴乘阳”、“阴盛阳”表明阴阳二气不仅有一方依存于另一方的关系，而且还有一方钳制一方、取代一方矛盾发展的趋势。不过，仅仅是趋势。所谓的阴类，只是阴胜于阳，而不是纯粹的“阴”；所谓阳类，也只是阳盛于阴，而不是纯粹的“阳”。事物的性质，该由主导方面所决定。阴阳交错，组成了“气”的矛盾统一体。王廷相还把“阴阳成物”概括为两项原则，一是无过不及的“中和”原则，“过阴过阳则不和而成育；过柔过刚则不和而成道。故化之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慎言·问成性篇》）。得天地之中，就能得阴阳平衡，阴阳平衡，才能协调和谐。而另一条是“阴阳主导”的原则。阴阳运转，在一定条件下，总有一方为主导，一方为从属：“日出而苍凉，夜阴之积未遽消，光不甚于旁达也。日中而暄热，昼阳而积盛；光复炽于下射也。”（《慎言·乾运篇》）日出时苍苍凉凉 因为夜阴之所尚未消除 尚占主导地位。太阳当空而照 阳气积储盛极 阳占主导地位。王廷相否定儒家“阳尊阴卑”思想，认为“阳”并非永远占主导地位，阴亦非永远屈居被支配的地位。阴阳的“中和”与“主导”原则，使“阴”、“阳”在构成万物现象和其运行机制中，都能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人生的总机制相协调与和谐。王廷相，比较全面地考虑了“阴阳两端”说的各个方面，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王夫之发展了张载“合两端为一体”的思想，认为“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张子正蒙注·太和》）指出了阴阳与气化运动的关系，即是“一气”本体与阴阳作用的关系。阴阳本非另有实质，它们附着于“一气”，促使“气”

本体“摩之荡之”，以及产生聚散、屈伸、出入、形气、往来等种种现象。王夫之对“一气”与“阴阳”的观点，要比柳宗元、张载要明确、成熟得多了，而且“阴阳”外延的范畴，也要比以往诸家丰富得多。

王夫之的“阴阳气化”论，他从气化的特殊规律中去论述气化的普遍规律。“气”的凝聚则见有；消散则疑无。露雷霜雪，各以其时，动植飞潜各以其族。这是因为“庶物繁兴，各成品汇，乃其品汇之成各有条理”。这种品汇和条理，皆是由阴阳运转、变化所规定的。

王夫之还揭示了阴阳的“相反相仇”，“相倚相涵”的双重关系。从“太和一气”的推衍来看，阴阳之化，自此而分；阴中藏阳，阳中藏阴。阴阳是一种互根现象。并进而把阴阳的差异、矛盾、对待，概括为相反相仇。“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与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说明了“阴阳”的对待性与矛盾性。从另一方面说，“阴阳”又是“相倚相涵”除对待一面外，还有统一的一面。从“阴阳一体”的观点来说，有阳而无阴；或有阴而无阳，这种“独阴”、“独阳”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阴非阳无以始，而阳藉阴之材以生万物”。阴阳彼此相依不离，交待相成，缺一不可。但无论如何，在阴阳相待、相仇、相斗、相克中，阴阳之间还是“两相依而不相离”的。王夫之说明了“阴阳”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存在，一切都要在“统一气而互为息 相因而非相反也”（《周易外传·说卦传》）王夫之，对阴阳气化学说中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作了极好的说明。

“阴阳一体”论对中国古代“气”一元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气”一元论思想的流行，与“阴阳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按理说，从浑沦的“元气”，到万物的形成，